

奶奶的剪纸

史彦军

奶奶喜欢剪纸,她剪什么像什么,村子里的人看了,都夸赞奶奶剪得好。

当年,纸张贵,家里买不起漂亮的剪纸材料,奶奶便因地制宜,家里有什么,便利用什么。奶奶爱吃糖,从供销社买来的糖块,外面包裹着各色的糖纸,奶奶吃完糖,把糖纸的皱折捋了又捋,抚平铺展,压在炕头下面的褥子里,这些糖纸被我们脚踩、头压、屁股坐,日渐舒展,待压到直挺挺时再取出,奶奶用铁剪子“嚓嚓嚓”几剪刀,不一会儿便剪出一个活灵灵的剪画来。家里的旧报纸、旧书都是奶奶的下剪材料,但这些有字的东西,剪出来的剪画,显得杂乱无章,上面的字迹还影响剪画的整体效果,我们都不太喜欢。对于奶奶来说,最好的剪纸材料是父亲春节写春联的红纸,红纸是从供销社买来的,一大张,很长很宽,写对联的话,需要裁剪开使用,一大张红纸破开,能开出好几副的对联,同时也剩下一些不成用的边角料,奶奶便把一块块这样的边角料拾捡起来,用铁剪子剪出一个又一个火红的剪画。虽然红纸的背面泛着白色,但正面是纯正的大红,奶奶把剪出来的红艳艳的剪画张贴在门窗的玻璃上,红面向外,白面朝里,屋里屋外便显露出一片喜人的红色,映照得人影都喜庆起来。奶奶说,贴上红剪纸,过个火红的年。

幸运的是,奶奶每年春节都能捡到许多的红纸留作剪纸。因为父亲的毛笔字写得好,村子里有一大半的人家拿来红纸让父亲写对联,但人们对对联要裁成多宽多窄都拿不准,便从供销社买

来让父亲给他们掌掌刀。父亲给他们折出个样子来,递给他们一把裁纸刀,让他们照着这个尺寸来裁剪,“嘶啦、嘶啦”一刀刀裁过去,一张张大红纸被分割成一条条对联的形状,父亲拿过裁好的空白对联,铺放在八仙桌上,挥毫泼墨写起来。每年的春节,来我家写对联的人很多,裁剪下来的红纸边角料也很多,奶奶便能捡到许多别人不要的红纸来做她的剪纸,这样的剪纸材料,对于奶奶来说,算是顶级的材料了,用纯正的红纸剪出来的东西,干净整洁,没有杂色,还红红火火地喜庆,越看越喜爱。

奶奶的剪画,大多是日常所见之物,石榴、梨子、桃子、葡萄、月季花、蝴蝶、瓢虫、小狗、小猫、男女娃娃,甚至戴草帽的猴子、吃桃子的猴子、扛耙子的猪八戒,奶奶也能剪得栩栩如生。奶奶剪的桃子有桃核,剪的石榴有石榴籽,剪出来的蝴蝶有触角有眼睛有嘴巴,甚至蝴蝶翅膀上的花纹都一剪剪细抠出来,肚腹上的条纹一道道镂空出来,看过去,仿佛是一只立体的蝴蝶般生动。

奶奶活了95岁,她一辈子剪了很多剪画,这是奶奶从小的爱好。奶奶剪纸不用笔画,拿起就剪,剪啥像啥。奶奶说,不管什么东西,只要看一眼,她都能剪出来。奶奶的剪画,我收藏了许多,放在一个书本里,厚厚的,红艳艳的,都是奶奶用最高级的材料、大红纸剪出来的。我喜欢蝴蝶,奶奶给我剪蝴蝶;我喜欢小狗,奶奶给我剪小狗;我喜欢小兔子,奶奶给我剪小兔子……如今,这些剪画全夹放我的书本里,可奶奶却不在了。

在我的记忆中,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我的家乡,晋阳湖畔,一个水多、草多、蚊子也多的村庄中,村民们防蚊的设施,仍是门上的竹帘和窗上的冷布,即窗纱。冷布尚好,竹帘却因其缝隙宽,蚊子只要足够有耐心,就可找个缝钻进屋来。而且,由于人进出屋内时,须屡屡将竹帘掀起,蚊子更可乘机而入。因此,每到夏季蚊子“滚蛋蛋(土话,形容蚊子多)”时,闯进屋内的蚊子,仍不在少数。

记得当时临睡前,必须将窗纸上、墙壁上细细检查一遍。以发现蚊子踪迹后将其消灭。就这,睡梦中被耳边的“嗡嗡”声吵醒,或被某处裸露皮肤突然的痛痒唤醒,几乎每夜都不可避免。

家里挂上蚊帐,已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了。我们家的第一顶蚊帐,是纱线的,挺稀松,略呈长方体。购回后,在床

忆蚊帐

郝妙海

的四个角用铁丝绑了4根竹竿,将其撑了起来。拖下来的帐边,有三面压到了床垫下。进出人的那一面,中间重叠了约有一尺宽的两半。白天,用系于“门”两侧竹竿顶子上的铁丝钩钩住斜着掀开,晚上入睡前放下来并掩严实。自从用上蚊帐以后,晚上睡觉就踏实多了。因为,有了如此严密的防护,再狡猾的蚊子也只能在帐外“嗡嗡”,很少能钻进来了。即便有一两只神通广大地溜了进来,由于空间有限,而纱帐雪白,只要电灯一亮,它便无可遁形,很容易就被拍杀了。

我搬过一次家。搬入新居后,家中又换了一顶高档些的化纤蚊帐。此帐自带了塑料支架,组装撑好后安置在床上即可。蚊帐周边顶部还有一圈绣花花饰,十分漂亮。而进出的“门”,上了拉链,使用起来方便多了。不过,家中挂蚊帐的日子,也就持续了不到20年。后来,我们住进了高层,加上周边环境的不断改造,受蚊子侵扰明显少了。同时,防蚊灭蚊也有了科技含量更高的蚊帐替代品。如今,家中备一支电蚊香,一夏一秋便可确保安睡无忧了。蚊帐,从那时便退出了我家的历史舞台。

温暖的城 善良的人

杨晋龙

清晨,我走进菜市场,看着盘子里几卷白嫩的凉粉,对摊主说:“给我拿两卷。”小伙应声,取过塑料袋,正准备往里装,我随口问道:“新鲜吗?”小伙手停下来,有些窘迫地说:“昨天的。”

我犹豫了,小伙看出了我的心思,指着旁边的另一摊位说:“那里有今天刚进的。”旁边摊主见状,肯定地点点头,我思忖了片刻,对小伙说:“把那两卷给我装上吧。”两个摊主一下子都愣住了。我走出了菜市场,抚摸着白白的凉粉,就像抚摸一颗诚实的心。

中午,我正准备横穿马路,看见一辆公交车驶来,因我离路口还有10余米远,便停下来,想等车辆过去,我再过马路。但公交车却远远地停下来,接着另外两个车道上驶来的车也与公交车并排停在路口,我心头一热,这是在等我呀,我加快脚步,匆匆穿过马路,然后转过身来,向他们挥手致谢。车辆慢慢驶去,载着对这座城市及市民的爱心。

傍晚,我去浴池洗浴。从池中爬出,呼叫“搓背”。一号搓背员小张应声过来,轻轻把我扶到床上。一边搓一边说:“大爷,你身上油腻多,给你抹点油剂吧。”我马上警觉起来,有些反感地说:“不用。”为缓解气氛,我说:“听你口音不是本地人吧?”他说:“我是吕梁的,刚从青岛回来。”“青岛?”我好奇地问。见我疑惑,他打开了话匣子:“10年前,我在青岛打工,积攒了50多万元,准备和女友结婚,不料父亲患了脑瘤。为给父亲治病,花光了所有积蓄,婚事也泡汤了。来太原打工,就是一边给父亲看病一边挣钱。”听着他的讲述,我哽咽无语。心存愧疚地说:“小张,给我身上涂抹油剂吧。”小张笑了笑,说:“不用了,已经搓完了。”他把我扶到淋浴间,嘱咐我:“您皮肤油性大,不要用沐浴液。”还用他的一种特殊香皂给我擦身,并说:“这种香皂清新去腻。”

从浴池出来,浑身舒爽,小张不仅擦洗了我身上的污垢,还让我触摸到了一颗暖暖的爱心。

乐听蛐声

彭庆东

和老友登山时,无意中捉了一只浑身草绿色的蛐蛐,恰好家里有一只盛过礼品的小竹篮,于是放进去养了起来。没承想,这个叫声清脆的小家伙竟然带来了许多乐趣。

对这个小家伙的到来,全家人每天抢着喂它黄瓜丝、胡萝卜丝等吃的。而小家伙也来者不拒,还很领情,每天吃饱后都还以清脆的叫声,让我们在楼房里,享受着乡村田园的恬雅之美。

清晨,数它醒得最早。为了不影响家人及邻居睡觉,我把它提到阳台上,并关严了阳台门窗,尽量让它叫声不外传。

一天早上,我发现悬挂在阳台竹篮里的蛐蛐不见了,觉得很奇怪:竹篮好好的,蛐蛐怎么就没有了呢?经过仔细检查,发现是老伴喂完它后,竹篮盖上的根竹棍没有插牢,那个机灵的小家伙从没有插牢的竹棍下方逃跑了。蛐蛐跑了,虽说还在阳台上,但花盆花架等杂物众多,不

易挪动,区区一只蛐蛐躲藏在三四平方米阳台上的犄角旮旯里,也难找啊!无奈,我只好时不时地步入阳台听听有没有它的叫声,由此判断它在哪儿。可等了一白天也没有一个响声。到了夜晚,我仍蹲在阳台上等叫声。也许是它饿了,终于在一个大花盆的后面叫了起来,我找了个镊子,打亮手电筒轻轻地夹住了它,这才松了口气。我把它重新放回竹篮子里,确认盖口的竹棍插牢后,才取来菜叶喂它。小家伙毫不客气地大吃起来。

蛐蛐的饲养也有技术。女儿告诉我:“除喂食外还要喂水,因为家养的蛐蛐喝不到露水,所以时间久了大多数会渴死。”于是,我找来一个没有针头的注射器,抽满水后一点点儿地向蛐蛐面部吡去。小家伙突然被水吡,它不但不惊恐,反而贪婪地吸水喝。老伴说:“只知道蛐蛐爱吃大葱和倭瓜花,不知道它还喝水呢!”

有意思的是,我居然发现小



(资料图)

家伙还会闻味道。一天午饭后,我把吃剩的骨头顺手放在蛐蛐篮子旁边的垃圾筐里。放了几块后,见那小家伙在竹篮里转圈,并不时地吡着大板牙好像在找吃的。见此情景,我便把一小块肉丝塞给它。没想到它一下子就用两个前爪抱着肉丝津津有味地吃起来了。

在我们家人的精心喂养下,蛐蛐身体健壮,叫声清脆欢快,每天都会给我带来一副“悠然东篱下”的怡情。